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百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宋十二之七 叛逆

張邦昌

劉豫 子麟

張覺 子儻言 郭藥師 子安國

苗傅 祖授父履

杜充

鄺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弟中彥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登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調導失

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洪三州政和未改禮部侍郎阿時所

好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宣和元年歷尚書

左右丞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力主

和議首許割地副康王爲質于金幹離不責以姚平仲斫營事

欲罪之邦昌對曰斫營非出朝廷意乃免還日命爲河北路割地使自以身建割地之議恐人讐之要帝御批付河北上書者攻邦昌目爲社稷之賊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冬京師陷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治國事者玠邀故事立以爲君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傳等不奉命表請仍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开儔促之劫傳等召百官雜議衆相視不敢出聲久之計無所出員外郎宋齊愈探敵意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傳及張叔夜等不肯署狀金人執之改王時雍爲留守再集百官詣中書省至卽閉省門環之以兵使范瑄諭衆以推立邦昌衆皆默然惟太學生難之瓊恐阻衆厲聲遣歸學舍時雍率百官先署狀开儔持赴軍前邦昌始欲引決或言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送冊寶已至乃北

向拜舞受之是日卽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輒升文德殿設  
位御林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  
面拱立因見風霾大作日暈無光色變慘沮惟時雍开儔瓊等  
欣躍鼓舞自矜有佐命功卽以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开  
權同知尚書院事呂好問門下省徐秉哲中書省皆權領下  
令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  
覺察以聞其見百官稱予詔曰手書時雍每言事輒稱臣啓陛  
下又勸坐紫宸垂拱殿好問爭之而止將擬推恩以道阻先赦  
京城選郎官密諭四方金人將退邦昌詣管祖別服柘黃袍張  
紅葢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开儔皆從行士庶  
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率百官遙辭于南薰門金師旣還遂  
降手書赦天下好問請曰人情所以歸公劫于金人之威耳今

既去能復有如前日者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亟請早正大位。迎元祐皇后。權聽朝政。庶獲保全。御史馬伸亦以爲諱。獨時雍秉哲止之。曰。騎虎勢不得下。所宜熟慮。臣恐他日噬臍無及。邦昌弗聽。聞尊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詣康王。自陳不敢有他。所以勉循金人意者。欲權宜一時以舒國難耳。王報以書。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宋太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中外咸悅。邦昌僭位凡四十餘日。復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已亦隨往。謁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卽位。徙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李綱上書極論。請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黃潛善左右之。綱又力諫。不可留之朝廷。高宗乃降御批。邦昌僭逆。理合立誅。原其初心。出于迫脅。特與貸免責。受昭化軍。

節度使潭州安置後聞與內廷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有私語斥乘輿下獄詞服詔數拜昌罪賜死貶所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开儔等先已違竄至是併誅之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世業農少無行檢嘗盜同舍生金元符中登第政和二年拜殿中侍御史言者發其舊事詔弗問復累章言禮制局事帝謂河北田叟安識禮制黜爲兩浙察訪使宣和六年入判國子監復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棄官避亂儀真素善中書侍郎張懋建炎二年懋薦除濟南知府有盜不願行欲易東南一郡不許豫忿而去金撻懶攻濟南遣子麟出戰敵兵圍之郡倖張東益兵來援始解撻懶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謀殺濟南驍將關勝欲率百姓山降衆不從乃獨縋城納歟徙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度大名開

德源濱博林德滄等州桂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邦昌被誅金  
更議立一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適北京順預門生瑞禾濟  
南漁者得巨鯢長數十丈豫以爲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往  
賂桂懶求僭號桂懶許之遣使卽豫所部咨問軍民豫鄉人張  
浹請立豫達于金主議遂決四年七月丁卯金遣大同尹高慶  
裔知制誥韓昉冊號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九月戊申卽  
僞位赦境內奉金正朔用藩臣禮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爲丞  
相李孝楊左丞張柬右丞李偉監察御史鄭億年工部侍郎王  
瓊汴京留守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孝純始堅守太原頗  
懷忠義高宗遣王衣招之會粘罕自雲中遣人送歸豫遂失節  
豫升東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以弟益留  
守北京尋守汴京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爲州自以生景

守濟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郡丁壯數千號雲從子弟下僞  
詔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爲太后妻錢氏乃宣和內人習官  
掖事立爲皇后十一月改元阜昌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  
悟賂其左右喬思恭說令降金悟並殺之豫大索宋宗室承務  
郎閻琦臣之杖死名殉功郎王寵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  
皆棄官不至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滄州進士邢希載  
上書乞通宋朝僞麟府經略使折可求觐望豫皆殺之馬定國  
進名分權宜論祝簡獻還都國馬賦語多指斥是月豫立陳東  
歐陽澈雙廟于歸德六日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進逃金約以  
舊河爲界俾豫統之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五軍分置河  
南汴京命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掘兩京冢墓賦歛煩苛  
民不聊生十月入寇遣其將王世冲引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



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葉夢得招降王才王彥關師古復  
敗僞秦鳳帥郭振僞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葉以州來歸二  
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附于豫襄陽鎮撫桑仲上疏  
請正豫罪朝命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度量事勢復豫所陷州  
郡四月丙寅遷都汴京奉祖考于宋太廟尊曰徽祖毅文皇帝  
父爲衍祖膺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  
大恐曲赦汴民約自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間用不限資  
格五月豫將陳彥時率衆千餘來歸以知東平李鄴爲尚書右  
丞董先爲大總管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李橫敗豫兵于  
楊石乘勝趣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  
侵蜀執進士薛筇筇責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豫怒欲兵之幸  
純勸免紹興三年正月橫連破潁順軍降僞守蘭和又敗長葛

兵攻下潁昌府偽安撫趙弼遁遂復潁昌河南鎮撫統制官李

吉又敗豫將梁進于伊陽臺殲之豫求援于金遣兀朮來赴偕

李成兵二萬逆戰于牟駝岡橫敗潁昌復陷

橫軍本羣盜特勇無紀律勝則爭取

子女金帛

四月陷號州鎮撫統制官謝皋剖心以死

皋開封人指腹示賊

日此吾赤心也

五月朔命遣韓肖胄胡松年來豫始欲異禮肖胄無以

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長揖不拜豫問主上安否答以聖主萬壽

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已悉有梁

衛之地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吳勝破豫兵于蓮花城王彥先自

毫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扼馬家渡遣鄺瓊駐無為軍

為濠壽聲援乃還金遣李永壽王塙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

流寓者復要盡江以益豫監廣州稅吳仲土書謂宜乘敵使在

廷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學士綦宗禮言豫父

子倚重金人永壽等從豫所來璽江之請必出于豫觀其姦謀  
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議  
成未可弛備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豫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  
豫洮岷之地亦歸之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  
豫僞奉議郎羅訢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  
文爲護軍聲言攻定海九月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語遣僞樞  
密盧緯乞師于金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爲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懶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  
應豫以兀朮常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偕子麟分道渡淮步  
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楚州守樊序棄城走韓世忠與戰  
于大儀承州皆捷豫復露榜有窺江之言帝下詔親征暴豫罪  
惡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壽春執王靖岳飛遺牛鼻徐慶

敗金人于廬州金師退麟亦棄輜重宵遁五年五月鄭瓊復光  
州降僞守許約閏月僞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  
七月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復陷光州十月令民  
鬻子依商稅法收其算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主亶六年  
聚兵淮陽世忠亟引兵圍之守將連舉六烽兀术與稅合兵來  
援皆爲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四王師屢破之執華  
知同俘其衆而還孝純聞帝親征言南人久治舟一旦將乘風  
北濟豫懼遂罷沿海互市告急于金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所  
以立豫本欲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今豫進不能取尺寸退  
不能守封疆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  
弊奈何金主從其言報豫自行始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豫豫  
乃以麟及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右丞弼長寧戶部許滑臣

兵馬大總管李成與彥舟師古皆爲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山壽春犯廬州犯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彥舟等趨光州寇六安十月犯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衆號十萬次濠壽間朝命張俊楊沂中劉光世犄角拒戰衆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爲沂中所敗而遁麟亦拔砦走人心大異麾下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金下尚書省詰問罪狀始有廢豫之意遣兀朮先期至汴入城豫方射講武殿從騎突至東華門兀朮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十一月丙午集百官宣詔廢爲蜀王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揚言自今不食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以敵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百姓聞者皆悅仍置行臺尚書省以張孝

純權左丞相僞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威孔彥舟鄺  
瓊關師古各予一郡女真胡沙虎留守汴京李儔副之諸軍悉  
令歸農聽官人山嫁得所斂金銀米帛錢絹鉅萬億計豫猶求  
哀撻懶責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  
于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何不自責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  
州韓琦宅後併其子麟徙于臨潢改封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  
十三年死金皇統三年也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  
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魚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  
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未幾果驗 麟字元瑞宣和間  
廢補將仕郎至承務郎濟南降後麟因從軍討降水賊王江豫  
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改濟南爲興平麟爲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判濟南府事

明年六月爲齊尚書左丞相又明年從豫遷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豫覺金有廢立意請立麟爲太子以悅其意金主答曰徐當遣人咨訪時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金令撻懶僞稱南侵赴汴止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至武成撻懶論止從騎南岸獨名麟渡河麾騎擒之豫廢後仍歷北中燕三京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復爲興平軍節度使上京都轉運使封韓國公卒年六十四正隆間改贈特進息國公

張覺亦作毅平州義豐人遼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平州自入遼別爲一軍鎮民殺節度使蕭諦覺撫定亂者州民推領州事泰晉王旣死覺知遼必亡練兵畜馬籍丁壯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覺拒弗納金帥粘罕入燕首問參政康公弼對曰覺狂妄寡謀所恃鄉兵何能爲姑示以不疑圖之未晚乃

加臨海軍節度使知州如故既而粘罕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  
州擒覺公弼曰若是則趣之叛也因請自往覘之覺厚賂公弼  
謂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以防蕭幹耳焉敢  
有異志還道其語曰彼無足慮及宋得涿易六州惟平州弗與  
改爲南京加覺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會驛民東徙流  
離道路民不勝苦咸入訴于覺言相左金弓等不謀守燕使吾  
民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于遼必能使我復歸鄉  
土人心惟公是望覺遂名諸將議皆曰天祚兵勢復振山澁漠  
南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  
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金弓等叛降之罪誅之而以平州歸宋  
無不接納然後盡歸燕民使之復業誰不樂從卽金人加兵內  
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爲之援又何懼焉覺曰此大事不可草草



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言與之合乃令張謙率五百餘騎縊殺企弓等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于廳事指言汝主不可背金誓不可從仍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大悅覺更李石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安撫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有文武材可用爲外翰彼若西迎天祚北過蕭幹將爲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送安弼與黨于朝具奏願以身任其事徽宗喜手詔詹度密示羈縻度因數誘致之諷令內附覺遂據南京叛入于宋遣書記張鈞參謀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遣劉彥宗及斜鉢往諭平山一郡今建爲京改節度爲留守恩亦厚矣若加扇動非去危就安之道又下詔諭南京官吏止坐首惡餘並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縣錦四

州之民金開毋引三千騎往討覺率兵拒于營州戰敗時暑雨不可進退屯海墻連冬復往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爲秦寧軍拜覺節度使安弼黨鈞教固皆加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致萬犒軍覺喜遠迎幹離不諫知亟引軍至南京覺遂大敗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皆爲金所得金圍平州責宋納叛且索糧餉安中始匿覺於甲仗庫索旣急斬貌類者一人以獻金人知其詐曰若不與我當以兵來取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不絕口遂殺覺函其首界金然金人竟以納平州之叛執言伐宋一子僅言幼名元奴平州破尚在樞樞里人劉承宣竊養於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夫人入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金世宗讀書使主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卽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官籍監提舉修內

役事以能心計甚倚任之委以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  
一經僮言無不愜意尋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護作  
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領  
昭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僮言雖舊臣出入左右世宗終不假  
以權任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干預又欲以爲橫海軍節  
度使以不可去左右而止及卒上深惜之贈輔國上將軍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生而蜂目烏喙瞻視不常遽亡燕王淳募  
遼東饑民爲兵使之報怨謂之怨軍以藥師爲渠首明年其兩  
營羅青叛藥師殺之都統蕭幹留二千兵爲四營拜藥師及張  
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爲將淳建號樞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  
淳死蕭妃稱制國人惡蕭幹專權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  
二州來歸詔以爲恩州觀察使從劉延慶率師伐燕請選勁騎

襲之可得志遣與諸將率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五  
臣領騎五千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  
契丹蕭后密詔幹還兵入援戰于三市死傷過半藥師縱城失  
馬幾爲所擒掩其敗跡進安遠軍承宣使至武泰軍節度使宣  
和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尋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  
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于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  
又召對于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延下泣言臣在遼得聞趙皇如  
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効  
死力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詭曰天祚臣之故主國  
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罪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  
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  
及二金盆以賜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犯寨破其寨于峰山生

擒阿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劔并塗金印策勲加檢校太傅與同僚詹度爭寵欲居其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初所募怨軍歸宋改常勝軍暴橫自恣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朝議恐其交惡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知府王安中但謂事之朝廷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多買他道良械精甲并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由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鄉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柱時論頗以爲慮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藥師去就挾與偕來至則迎貫于易州再拜帳下邀貫視師至于迴野略無人迹俄頃下馬當貫前棹旗一揮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失色歸爲帝言此人必能抗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自此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度

奏其趨向懷異怙寵恃功逆節已萌凶橫日甚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典禍不遠願早爲之慮始下詔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令徽遁會函張覺首送金藥師與常勝軍皆涕泣曰若金人索藥師首亦當送之矣是夕靖詣藥師計事藥師欲出降靖驚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耶遂引佩刀自剄藥師抱持之并使者鎖閉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聞帝猶秘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然已無及金兵至慶源聞已內禪欲回軍藥師告以京城虛實幹離不乃懸軍深入遂薄汴城其後詰索宮省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金卽用爲燕京留守給以金屏賜姓完顏氏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進討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金亮卽位詔復還本姓 子安國累遷奉國上

將軍南京副留守金貞元三年南京大內火削三官後累至兵  
刑二部尚書性輕躁無方略亮將入侵以將家子命領武捷軍  
都總管與武勝武平二軍爲前鋒及聞葛王入立亮謀北還更  
命完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安國副之亮遇弒爲衆所  
惡被殺

前傳上黨人曾祖京慶曆中守麟州抗元昊祖授字授之少從  
胡瑗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  
破香子城拔河府羌又破牛精谷取珂諾賊盡得河湟地擢知  
德順軍三遷西上閤門使鬼章寇河州授往戰克撤宗論功第  
一遂知州事以四方館使領營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州降木征  
獻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涇原都鈐轄使契丹還神宗勞曰  
其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命爲秦鳳副總管復知

河州副李憲討生羌于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冷難朴羌族十萬  
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徙  
知雄與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  
戶五萬城蘭州遇賊于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踰天都山凡師  
行百日程闕于里始入塞歷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  
察留後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毀南授以地阻大  
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卽止詔援高遵裕于靈武授條上進退  
利害甚切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  
以保康節度使知潞州奉上游宮祠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  
三司諡莊敏父履束髮從戎以護送木征至京得開門祗候歷  
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加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以事  
竄房州起爲西上閤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



峽州酒稅元符初還舊官爲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同王贍  
取青唐與姚雄合討坭羌錢羅結贈將李忠戰敗羅結集衆宣  
言欲陷青唐列陣以待聲焰甚盛懼此軍士納弓于鞘拔刀而  
入羌倚巢穴殊死鬪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劒擊履帳下王  
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  
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羌  
皆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錄功歷龍神衛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徙渭州卒傳初隸康王麾下  
卽立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隆祐太后駐杭州有劉正  
彥者父法西州名將政和間爲熙河路經略使戰死朔方錄爲  
閣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坐事貶父部曲王淵薦復爲  
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

以平巨寇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恥已賞薄心懷歎望尋被命從六宮皇子亦至杭建炎三年二月淵建議幸杭詣內侍質左右之時諸大將皆分守要害獨傳與正彥二人扈衛淵裝大船十數來杭相傳所載皆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又傳內侍押班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效民居肆爲暴橫衆皆恨之傳黨張達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適淵拜同簽傳自負宿將疾其累貴正彥雖由淵進以檄取所予兵亦怨之遂與達及王世修王鈞甫馬柔吉等同謀作亂部下皆燕人所將號赤心隊部分既定約淵以臨安縣有急盜意欲出其兵于外康履知其謀用小文書作田金字署卷末田指苗金指劉也淵得之伏兵天竺寺傳黨伏近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

分捕內官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關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爲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文聞變扣關請帝卽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屋拜呼萬歲帝憑闌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不賞結內侍卽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安處左右王淵遇敵不戰反除樞密臣立功多止得遙郡團練臣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不退帝不得已捕履至傅卽樓下腰斬之肆爲惡言帝不當卽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今當立皇太子請隆祐太后一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下詔不拜帝語朱勝非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不可顏岐請太后親出諭之彼乃無

詞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太后御肩輿至卽起立植側  
后于樓前面諭二凶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  
張因號泣固請必欲立皇子太后不許呼其衆曰太后旣不吾  
允當同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  
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顏岐傳上意已決  
從傳請矣帝乃出幸顯忠寺二人得志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  
命趙哲領浚軍哲不肯改命陳思恭亦不從韓世忠兵已至常  
熟幸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  
遏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傳欲以所  
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張浚曲諭止之時聞勤王兵至尚未之信  
會浚遣馮轡賫書入說責以大義諭以禍福始悟見討奏請誅  
浚以令天下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將以禦之德伺彥醉并

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尋入彥賊又遣苗瑀馬柔吉將赤  
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拒戰諸將兵大至勝非乃召二凶  
至都堂議復辟徙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諸將兵次臨平苗  
瑀與柔吉阻河爲陣世忠等敗之遂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所  
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明日勸王兵入城世忠手  
執王世修以屬吏傳之犯富陽統制喬仲福追擊之又犯桐廬  
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犯壽昌縣民充軍犯衢州守臣  
胡唐老拒之犯常玉山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還  
與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世忠追至賊黨張翼  
斬釣甫及柔吉父子以降江浙制置周望受之以聞賊遂走浦  
城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馬彥博死之乘勝直犯  
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擒之賊將上池殺

孟臯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仲福追殺之傳  
乘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脅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  
班師而還俘傳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苗瑀及傳二子皆先死  
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州人喜功名姓殘忍好殺短于謀略紹聖間登  
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康初加集英殿修撰時  
金人南侵燕人來歸者充慮爲內應盡殺之建炎元年進天章  
閣待制留守大名遷樞密直學士轉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能以  
驕蹇自立威望朝廷謂可屬大事以此驟得聲譽三年拜戶部  
尚書兼侍讀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留守時諸將各  
擁重兵張俊方白事謁未入遽前充怒戮其使諸將外似惛服  
然充實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宗澤所結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

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以呂頤浩張浚薦之而止尋知  
宣武軍節度使召還同知樞密院至卽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  
御營使高宗將幸西浙命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  
兵時江浙倚充爲重而充性嚴急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諸將  
不樂屬詔移尤世江州世忠常州識者爲之寒心金人窺江充  
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敵復  
進逼硎砂以輕舟薄于南岸官軍奮擊沉之一日當晝金人對  
江列陣佯北而退衆輕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舟數  
十橫江直濟衆不能禦遂登岸充亟合兵二萬命統制官陳淬  
盡領諸裨校邀擊于馬家渡約王玠俱進敵氣銳盛玠引兵不  
救而遁充軍大潰淬戰沒建康遂陷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數銜  
充伺其敗將甘心焉充不敢歸守臣向子恣勸充由通泰入浙

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所善降臣唐佐以書招之兀术許封以中原如邦昌故事充遂叛降取間制削官爵徙其子萬巖出壻韓汝惟于廣州充至雲中粘罕薄之命知相州復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以孫自徙所逃歸其副胡景山誣以陰通朝廷下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俄爲燕京三司使同簽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遷行臺右丞相和議成而死

鄺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初補州學生因宣和盜起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磁州歸集義軍署爲七百人長澤卒調戍滑州幹離不軍將渡河戍兵亂殺統制趙世彥推瓊爲主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叛降劉豫豫聞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勸豫入寇



豫乞帥于金言瓊欲自效金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伴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遂以女真萬戶束拔爲元帥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齊國廢金除瓊博州防禦使遷驃騎上將軍兀朮復河南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計事從容語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輒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合孫吳可謂命世雄材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名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

厚賞。或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確論。又問江南成敗。誰敢相距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秦檜老儒當國用事。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類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取。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兀術喜爲知言。令知亳州爲山東路弩手千戶。丁母憂去。未幾宋兵陷亳。守以州人宋超。金兵至。超復委州事于鈐轄衛經。道去。兀術使人招經。不肯下。及城潰。百姓惶惶待命。瓊爲請曰。城所不下者。內豎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兀術因止數日。而釋其州民。復命守亳。凡六年。毫人德之。累遷武寧泰寧二軍節度使。至歸德。尹金貞元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宣和初。試

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乘時聚衆爲盜鈔掠江南紹興元年五月張俊兵敗之乃叛歸齊累除知開德府從金兵入寇陷鄆州李橫奔荆南以齊安守之李道亦棄隨以王嵩知州事復陷襄陽據之邇陷鄆州守臣李簡遣以荆趙知州事制置岳飛復襄陽成始遣飛連復唐鄆隨州遂磔王嵩齊廢再除成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鸞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雖沾濕自如以此士樂爲用所至克捷或有告成欲歸南朝者宗弼察其誣使自治成杖而釋之會宗弼再取河南李興方拒守成引軍入孟津興率衆薄城鼓譟成不應伺日晨興士卒饑倦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并嵩汝等州奏爲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馬嘗取宮羨粟充公費坐奪兩宮解職

正隆間起爲真定尹封郡王例降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臣濟相州林慮人少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占軍籍坐事繫獄以計解縛乘夜踰城遁去亡命爲盜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金兵將至山東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南去復以爲靳黃鎮撫沿江招捉使因暴橫不奉約束將執以兵劉豫遣人招之隨州李道邠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聞于朝惟彥舟叛降從劉麟入寇爲行軍都統改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兀朮取河南克鄆州擒其守劉正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車轅嶺賊復寇江南渡淮破孫暉兵萬餘下安豐霍丘及攻濠州以爲先鋒順流薄城擒水軍統制邵青送克濠州師還累官工兵二部尚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南京留守

彥舟荒于酒色有禽獸行官屬或負官錢輒私其妻與折券自  
幼至老常在行伍習兵事知利害海陵南征除爲南京留守竟  
死於汴年五十五

徐文字彥武校縣人徙膠西少時販鹽爲業往來瀕海數州剛  
勇尚氣儕輩皆憚之宣和盜起募戰士爲密州板橋左十將勇  
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爲徐大刀後隸王龍  
圖麾下與夏人戰生擒一將補進武校尉東還破羣賊楊進等  
轉承信郎高宗渡江召爲樞密院準備將擒苗傅及韓世績以  
功遷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與大將閻臯  
有隙因而譖之使統制朱師敏來襲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  
抵鹽城拔歸于齊授海密滄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  
都統俄兼總管賜金帶嘗以策干劉豫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

取豫大喜以知萊州益以海舟俾寇遁秦間齊國廢兀朮承制以文爲南京步軍都虞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職兼水軍統制金人以河南來歸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佐兀朮宗弼再取河南文引兵破宋將李寶於濮陽益邦傑於登封郭清郭遠於汝州又敗河陽蔣知軍復取鄭州擊走戚方賞銀幣鞍馬充行軍萬戶再從取廬濠等州超換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海陵卽位錄舊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濟州防禦使將謀入侵以行都木監造戰船於通州時東海人徐元張旺作亂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詔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二囚餘衆請降師還遷定海軍節度使縣人房真等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賻銀絹百大定二年年老致仕遷龍虎衛上將軍

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鑑語以子面有權骨可至公卿視遍身所生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思有以合此而後貴也政和四年上舍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金人攻汴逃走延劔從范汝爲汝爲敗後宜生變服備於秦之吳翁家三年遇飲食楸器微有異聲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問姓名答曰我服備事惟謹何乃致疑翁因詰遂告之故翁厚贖之宜生度不可歸朔潛北走夜濟淮歸齊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金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傳吏部員外禮部郎中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參政張浩薦以可備顧問海陵名爲翰林直學士以撰元末墓銘進兩階正

隆元年出知深州入爲禮部侍郎侍講學士四年冬充宋國賀正使宜生自以得罪叛歸恥見宋人力辭不許至宋命張燾館之都亭間諷以首丘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庾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因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其副使耶律剛離刺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襲堡父達仕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任補承節郎粘罕圍太原達戰歿中孚泣涕率步曲十餘入金軍中求得父尸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嘗權帥事建炎四年金左副元帥宗輔經略涇州中孚與弟中彥率將吏叛降金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涇原地瘠無良田時因濟國始建法令甚亟括民田籍丁壯紛更擾亂人不聊生奔走逃匿中孚奏以概見



其害未見其利竟執不行人爲中孚懼未幾齊國廢一路獨免  
培克之患天眷初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金人歸河南  
地中孚復還本朝及金再取河南陝西移文使歸中孚攜家至  
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遷參知行臺尚書省事踰年拜參知政  
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以疾告老改濟南尹開  
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  
贈鄧王天性孝友剛毅兄弟平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幹  
墨御士卒嚴而有恩羌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穉罷市流涕者  
數萬人正隆例降崇郡公進原國公 中彥字才甫少以父任  
爲涇原副將知德順軍事降金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四州  
授彰武軍承宣使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關師古圍鞏州與  
秦鳳李彥琦會兵來攻下饒風關得金洋諸州以中彥領興元

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彥珩爲經略使秦州地當要衝城不可守  
中彥爲徙治北山據險爲壘卽今秦州是也又築臘家諸城以  
扼蜀道帥秦凡十年改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陝西復歸隨  
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略幕府謀入夏將關關陝命與環慶趙彬  
會兩路兵往討敗之中彥復還初留爲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  
清遠軍承宣使俄授靖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移文復歸金  
歷靜難彰化兩軍鳳翔慶陽二尹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  
刺史金宗室宗淵毆死僚佐梁郁以遠人家貧無告中彥力爲  
正其罪竟寘于法收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詞法姦豪無所蔽匿  
人服其明正隆營汴新宮令採運關中材木關中惟青峰山巨  
木最多然高深阻絕唐宋以來悉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  
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大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

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巨艦復領其役其舟始製匠者未得法中  
彥親製小舟纔數寸不假膠漆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  
匠無不駭服及成將發旁郡民數千曳之就水中彥以計役夫  
數十穴溝順下傾瀉于河取秣稍密布於地凌晨乘霜滑督衆  
曳之殊不勞力俄遷平陽海陵將謀宋驛召赴闕授西蜀道行  
營副都統制賜細鉞使先取散關俟後命世宗卽位赦書至鳳  
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入  
朝以軍付統軍合喜入見上賜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尋爲吏  
部尚書奏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征而不譏至苛留行旅披剔  
囊筭甚於剝掠有傷國體乞行禁止從之踰年除南京留守時  
淮楚用兵士民與戍兵雜居偷盜攘竊訟牒紛拏所司依違不  
決中彥悉論如法帥府怒其專決劾之詔不問秩滿轉真定尹

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俄致仕居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兼  
熙秦路兵馬都總管華州劉海搆亂已敗籍脅從數千中彥惟  
戮其爲首者邊羌吹折審賊隴通麗拜四族特賚不服使侍御  
史沙醇之就問方略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  
必不可卽至積石達南寺召酋長四人與之約降事定賞而遣  
之還奏上大悅遣張汝玉馳驛勞之賜以毳文金帶郊恩加儀  
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立像祀之

弘簡錄卷二百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宋十二之八 叛逆

吳曦

李全

勸安見

時青 國安用

吳曦初以祖瑋任補右承奉郎換武德郎累遷高州刺史父挺卒起復領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圖陵勢領武寧軍承宣使至殷前都指揮使六年光宗擴陵遷太尉會韓侂冑謀開邊曦自以先世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衆益聞上衆心潛畜異志因附侂冑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因納賂陰贊侂冑除爲招武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

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書言之不報曦至悉收兵權諧罷副都統制王大節廢關不除開禧二年朝議出師詔爲成都潼州府夔利等州宣撫使聽便宜行事舊時總領蜀賦移謀宣司勢鈞禮敵自侂冑以總計隸宣司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悉歸之未幾兼陝西河東路招撫司與從弟玘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冑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冑不之覺金人犯西河王喜魯翼戰方急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將士未知已布腹心于金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玠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嘉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逃出思後思遁散關遂陷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歷上

書言曦必叛僞出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瑞持  
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爲蜀王曦密受之是夜天赤如血光燭  
地如晝翌日召幕屬給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宜從權濟事  
衆失色王翼楊駿之抗言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  
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禱稽青  
王喜王大中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僞除徐法望四川轉運  
使褚青左右軍統制趙益昌敘總領所倉庫正使和松聞變棄  
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付以四郡裴鐵  
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改名興德  
府稱是月爲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氏晝  
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山之從子俱爲興元統制見僞檄色甚  
不平曦議行金人服制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

今所統軍七萬併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使陞祁房大勛成萬  
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等至夔遣兵扼巫  
山得勝羅護等皆以迎王師侂冑間變不知所爲或勸因而封  
之吳玠爲職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而陳咸史次泰楊震  
仲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年詹友中家大酉李道傳鄧  
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楊巨源安丙合李好  
義好古李貴等共謀誅曦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  
晬覲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之郭澄吳端等皆誅之遣人  
就所在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禧等詔妻子處死親  
昆弟徐名勒停褫父挺官葬子孫並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遇  
主葬祀

李全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有三全銳頭齒目權請善下人以



弓馬超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金末元兵破中都山東羣盜並  
起劉二祖起泰安掠沂沂號紅襖賊二祖死翟倭繼起彭義斌  
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附之楊安兒亦起  
掠莒密安兒者本名安國益都人少無賴以鬻鞍爲業市人呼  
爲楊鞍兒推母舅劉全爲帥展徽王敏爲謀主汲君立王琳閻  
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附之相聚剽掠久之金人招降安兒  
積官至防禦使金大安中招鐵瓦敢戰軍千餘以唐括合打爲  
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  
黨攻劫州縣殺畧官吏山東大授萊州徐汝賢以城降登州刺  
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付以州印郊迎安兒發帑以勞軍安  
兒遂僭位號置官屬改元天順以李思溫爲僞太師凡符印詔  
表儀式皆格草定先是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

用鄭衍德田四千垧及洋弟潭等咸附焉元兵退金遣完顏霆  
黃綱將花帽軍三千敗安兒于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乘輿  
舸走卽舉舟人曲成等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僞稱九大王  
不開軍務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衆奉而統之稱  
日姑姑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來附通於楊氏遂嫁之全合  
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號賽張飛望見全躍馬赴之槍甫  
及馬足若有繫而止者全遂收兵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州上霆  
自清河山徐州斬霍儀潰其衆彭義斌亦歸李全此數人出沒  
烏峒寶貨山積遭時荒糧絕相率食人有鎮江武鋒卒沈鐸亡  
命販山陽誘致商船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珍  
貨初安兒之未敗也嘗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故  
爲大俠劉佑家廝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及是季先至山

陽寅錄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會制置李珣安撫與之檄令純之沿江增戍乃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復鐸武鋒軍副將與高忠岐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衆五千附忠岐合兵攻尅海州全又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金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勸珣與純之慰撫號忠義軍就聽節制許放萬五千人廩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澠水鐸納之嘉定十一年全與先議再攻海州圍其城金經畧阿不罕納不刺等固守不下全分兵襲密州禽黃捫械至楚城金元帥張林聞之決策欲歸宋時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預借兩月然後率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

就食丙不許以石珪權其軍務珪竟奪運舟率軍渡淮大據兩  
遣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渡門顯臣敗友邦永遇  
珪下馬敘鄉曲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圍淮西急  
都統李慶宗成濠出戰喪騎三千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  
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與金戰小捷于嘉山先軍駐  
天長全駐盱眙鼎立以待金將盧鼓捷至渦口將濟全與其將  
鹿仙掩之溺死金兵數千俘獲甚衆又與四駙馬阿海戰于化  
陂湖大捷殺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解全進  
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還濰州上累全揣知張林意薄兵青  
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林開門納之相見甚歡置酒結爲兄弟  
林乃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九州寧海濟南二府并四十縣  
來歸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

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十三年授左武衛大將軍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患季先嘗策戰助威望相等乃陰結制帥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涉假先果州團練使命赴樞密院議事未至殺之涉乘先死欲收其軍命統制陳遷往連水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納潛迎石珪奉爲統帥遷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告各受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勢淵等陽受命而奉珪如故涉恐甚全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或勸以全軍布南渡門移淮陰戰艦陳列于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衆果携貳珪素通好于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道歸元連

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却遂以付全全又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兵從之十四年金將南入全請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始克西城金將盧鼓搥來爭全戰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遂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旣陷斯州全從扈再興趙范趙葵邀擊于天長進招信軍承宣使十五年二月全再取西城盧鼓搥背城力戰戒張惠曰不獲全新汝惠慙前事自度進未必獲退懼受戮卽躍馬奔全壁戲下花帽軍數千皆潛至全乃殺惠妻全請于制司官之令自總一軍素有紀律他軍不及時互市始通福守膠西當海道之衝百貨輻湊全爲窟穴計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浮海達膠西福又以車輦之而稅其中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

六鹽場福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不願分場福怒曰若背  
恩耶將提兵取若頭林懼歸元遣涉以書明已非叛涉以咎全  
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問瓊勞林林涕泣  
道故翊歸全遣人殺諸塗全遂入青州未幾涉勸農出郊暮歸  
忠義軍遮道語不遜涉因辭疾求去尋卒涉初欲制北軍屯八  
千人鎮江城中統以翟朝宗分帳前忠義五千屯于城西趙邦  
求高友統之五千屯淮陰王暉于渾統之全輕鎮江兵且以利  
啗其統制陳選趙典使不爲已患惟忌帳前忠義每宴戲下必  
召至其將校亦願隸而未能合及丘壽邁攝帥事全謂曰忠義  
烏合尺籍鹵莽宜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閭一留全所庶  
功過有稽請給無弊壽邁不悟其計許之籍成盡歸所統淮東  
安撫制置副使許國欲自售疏全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

弭乃自武階換朝列大夫兼知楚州全聞之不樂國到鎮痛抑  
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徭資十裁七八全臨青州  
不至國乃數致厚餽邀全議事全黨亦使人覘國左右云制置  
無害汝等意全乃上謁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退怒曰全歸本  
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買制帥亦免  
汝拜今一旦位我上更不相假借耶旣而宴勞加厚全終懷怒  
意國遣以名馬不受全欲還青州懼國苛留更折節爲禮出劄  
白事故爲細書國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國喜語人曰吾折伏  
此賊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許諾邦永乘間語  
國曰某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與全  
俱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  
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悉其圖已內自爲備全遂決意



國臣豫令其黨青州通判姚神超山陽國方晨起莅事忽露刃  
克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  
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全手國親兵數十異國登城  
樓縋出伏道堂中後縊于塗翀乃賈涉所辟四明人也至是擁  
入城與通判朱恭撫定南北軍使歸督以功入朝遷軍器少監  
國所倚腹心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將趙祉朱虎等  
皆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與  
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嘆曰朝廷  
豈置汝耶時肝胎失守揚州復農城門復閉彌遠懼激他變力  
未能討姑事令忍授徐晞稷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肯  
州至楚城佯貢慶福不能彈壓亂起倉卒斬數人待罪朝廷未  
之詰入見晞稷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久之益陵替

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初全旣殺國又勝彭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誅爾等卑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齊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遂出兵與全鬪。全敗。獲其馬二千。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遣人求晞稜書乞與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勢方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制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楚之斷其南路。或禽或斬。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與趙范等致書彌遠乞併力討賊。不報。義斌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而敗。元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所將。河北山東皆宋民。義斌臣冠。遂死之。麾下義深等

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僂以金五百兩請亦附全寶慶二年三月元兵攻青州全戰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糧援路絕福與全謀曰我當死守汝身係南北輕重開道南歸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吾朝出則孤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彌遠聞全被圍因欲圖之以睎殺畏懦召爲戶部侍郎未幾出知袁州劉琚久在盱眙亟欲建圖使鎮江剛都統彭忞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願遠信之忞亦欲代琚遂以琚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忞代知盱眙時青移屯淮陰琚怨其叛已不召惟以鎮江兵自隨又素畏夏全茂猾亦留之盱眙忞自揣資望淺懼夏全不爲用激之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旦夕收功何不往赴事會全欣然引兵徑入楚城青亦移軍城內琚勢

不容卻乃復就二人謀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慮兵少卒  
不往瑋令夏全盛陳名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曰將  
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矜  
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告曰人傳言三哥死吾一婦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卽當有之  
夏全心動乃置酒驪甚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瑋令  
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瑋兵萬餘不能發一  
令夜半絕城僅以身免奔揚州鎮江軍及將校戰死大半知揚  
州林拱以聞于朝夏全旣逐瑋暮歸楊氏拒之全意楊氏圖已  
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成進閉門不得入翔翔淮上  
盱眙兵欲勦之遂狼狽歸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  
自焚死妻女咸縊報至中外大恐未幾瑋亦死命姚訢知楚州

兼制置使惠成進以拒夏全功轉兩官全在青被圍一年食牛  
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行德田四勸以決降乃迎元兵入青  
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內不自安  
欲圖福以自贖福又謀欲去慶福方互相猜貳福僞病旬餘諸  
將問疾慶福不往所厚張甫懼福見疑勸之往問相約同行及  
寢福躍起拔刀殺慶福甫救之左右羣起竟殺二人福以慶福  
頭納种种大喜飛報于朝白瑋之敗儲積掃地綱理不續福數  
見种促之謂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  
閫開幕今旣立制閫反困忠義不支錢糧衆口籍籍六月福乘  
衆怒與楊氏謀欲害种鄭衍德救免徒步歸明州未幾死幕客  
杜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咸莫  
肯往改楚州爲淮安軍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使命

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錢糧不繼張林與王義深等五人謀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帥兵趨全家林德手刃福郭統制殺全次子閻通殺妾劉氏各函其首馳獻紹雲送京師傾朝甚喜檄托等併兵盡戮餘黨托輕僥得傲不敢自決反遜惠與成進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各分掌之老幼並絕錢糧山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朝議時青瑩重聽其區畫青懼禍密遣人往青州報全遜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總領岳珂攝制府事錢糧缺乏惠成進密約降金時鎮江軍及滁州虎見軍皆屯盱眙二人給彭托曰南北二軍易致激變自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托不悟其計八月辛酉惠成進宴托酒半從者咸醉身無寸鐵皆縛之卽日渡淮輸欵以盱眙附泗州金

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盧鼓槌與惠釋憾結爲姻戚進  
惠官令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窺淮東益急朝廷削京湖制  
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慟哭求南歸且斷一指  
以示必叛宋元將許之十月丙辰全至楚州復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無年號義深懼走金國安用殺林德自贖明日還許及國  
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斬郭統制又收田成瑋田  
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曰奈何殺我妻子青綴所授檄于全曰  
我素推尊相公豈肯爲此全惡其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之又  
殺其妻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船定元年  
全大募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  
歲失業振貸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立其豪  
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爲長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知揚州翟

朝宗不能制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遣人泛江湖市桐油  
站筏厚募南匠大泊舩艇船自淮及海相望善湘恐其乘便擣  
通泰承牒所屬禦備七月全使行德提兵三萬如海州與楊氏  
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爲嚴實及石珪子小哥邀擊  
敗走遂奪青崖固據之驅諸固人習水戰二年四月以糧少爲  
詞遣游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羅實欲習海道以覘幾旬  
三年八月大閱舟師數日怒朝宗奪其麥舟水陸數萬徑擣鹽  
城入掠之公私鹽貨皆沒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  
誣奏遣兵捕盜過鹽城知縣陳遇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入  
城安衆乃加全彰化保康兩鎮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  
撫使全不受語制司幹官耶律均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  
果時相聞之爲罷朝宗以通判趙璈夫攝州事全遂增五千人



錢糧并求晉書錢劬參政鄭清之深以爲念密與樞密袁韶尚  
書范楷議同約見帝韶歷言全反狀帝有憂色清之卽力贊計  
全帝意決退以告彌遠拜善湘江淮制置大使韶浙東制置使  
趙范趙葵節制軍馬全子才制司叅議官下詔削奪全官爵停  
給錢糧募擒斬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  
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堡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  
民兵以次推賞衍德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  
朝馮垕于世珍俱通古今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士人  
陷賊者實非本心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水軍東海縣等  
處爲守城堡者舉城來降仍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大功  
與義斌爲所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  
壬子全兵突至潯頭瑕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

攻城南門都統勝提勁弩注射全稍引退彌遠與全書許增  
萬五千人糧勸歸楚州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  
相給耶擲書不受聞二趙已入揚乃以衆守泰州已引兵至灣  
頭立砦據漣河之衝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全攻城東門不利  
使將張友呼請見葵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而去會張璉  
戴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進葵親出援  
之璉等乃入城翼晨全率步騎五千攻堡塞西門二趙擊却之  
復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璉與李虎趙必勝崔福力戰自己至  
中全沿東門以歸必勝王鑑于俊擊走之襲兵萬人至真州上  
壩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爲數截殲者五千統制  
張達監軍張大連死之淮西援兵亦至與統領桑青力戰城中  
皆不知也襲兵敗全烟益振引輕騎犯城南門統制陳達射以

勁弩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劉全由戰玠軍不利  
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計悉衆  
合鄉農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城中乏薪糧投供絕范葵命諸門  
夜半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  
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日于平山堂張蓋奏樂布置指揮范葵親  
帥將士盛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互有勝敗至四年正月乙未  
李虎出南門楊義山東門王鑑山西門崔福山北門各扼賊圍  
開上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多所  
俘虜始全反謀雖成尚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而張國明  
之徒挾以爲重反陰贊之謂愈不靖則朝廷愈畏錢糧愈增又  
許以身任調停之責及是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  
不樂會元夕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亦載妓女張燈平山

堂燕元張宣差宜差問相公服飾器用多由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取節度使誥勅朝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先是有胸山于道士者老矣占事多驗全迎致之軍中尊爲軍師初見全卽自叱曰我業債合在此債耶及是驚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我今日死人問何以知荅曰朝廷以安撫提刑主兵故不能擒一節度誥勅已焚則一賊爾不死何待全怒以爲厭已卽夕斬之范葵夜議誥勅所向葵曰東向利范曰賊以我西出將不利必見易因見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壘塞西門明日全置酒高會葵取官軍素爲所輕者張其旗幟以惑之全望見喜謂宜差曰看我掃南軍范麾精銳數千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

燬新塘騎陷淖不能起制勇軍奮長槍亂刺之殺三十餘人碎  
分其尸并鞍馬器甲全椒人周海請降餘黨固安川歎恨伏泣  
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  
制司議翼日追賊其辰安川引五百騎竟趨灣頭范伏弩射之  
諸將欲追范懼有伏先分兵燒圍城樓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葵  
精兵繼進四鼓賊大潰黎明葵追及于灣頭又破之俘斬及奪  
回糧車蔽野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朝  
臣皆擬表賀彌遠諱前過謝止之善湘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  
將萬五千人與于玠犄角取鹽城賊董友王濤以兵圍下整砦  
玠擊卻之又遣總轄韓亮戚永昇率多槩船四百入射陽湖擊  
破賊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玠整敗賊將王國典于岡門斬首  
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滾如蟻別將范勝

趙興破賊若干壽河拔農民脅從者萬家諸軍薄淮安城賊大敗死者萬餘城中哭聲振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與諸友大戰于港口敗之舟師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武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焚蕪砦柵厓燄蔽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城歸赴援舟師勦擊焚其水柵子才又移旻與必勝砦于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更爲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得汝等以我在故不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言已驅我過淮必赦汝等罪衆曰諾翼日絕淮而去又數年而後斃賊黨卽遣僞計議馮垺潘于獻欵軍門范等密聞于朝請陽許

以誤之而范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  
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行德等報謝許獻玉帶黃金四千  
兩以犒軍賊自知降亦不免更送款于金金京東元帥遣副統  
軍許奕萬戶兀林荅來言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  
攻之各勿受降范怪其來無故而難于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  
其請六月丁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壬戌賊先遣妻孥過  
淮諸軍爭往斬之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  
行降于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淮安亦爲金有矣子璽  
元叛臣

時青滕陽人與從父全承赦降金占籍爲軍授濟州義軍萬戶  
全行樞密院經歷興定二年青率其衆復歸宋屯于淮南之龜  
山盧鼓槌遣人招之青荅書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携幼

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游離親  
舊去鄉邑豈人情所樂不過偷生寄食然而守丘之念未嘗一  
日忘之如朝廷赦青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肝胎盡定  
淮南以贖往昔之過鼓槌復書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  
全軍來歸卽吾人也因奏其事詔加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  
邳州路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潛表陳謝復欲得邳金密院  
諭鼓槌若青誠實來歸卽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  
布往來之言及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旣不得邳州復爲  
宋守任以京東鈐轄遂襲破泗州西城金尚不知遣時青往督  
兵取西城全時爲同簽樞密院事行至泗州獲卒詰問乃知爲  
青全竊喜遂殺其人以滅口盧鼓槌晝夜力戰青總兵出拒不  
得前夜山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山又却之青乘城指麾流



矢中其目餘衆往往被剗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咸無固志  
鼓槌遂復西城金以宋絕其歲幣國用困乏復遣金吾衛上將  
軍訛可與全節制三路軍馬來侵詔諭師克在和毋貽喪敗其  
資糧規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訛可旣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爲  
我用罪乃在全二月全由潁壽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又攻固  
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青受宋詔與全相  
拒全匿其事五月兵還全矯稱密詔留諸軍收淮南麥訛可謂  
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雨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  
完歸矣全不聽諸將皆爲不平全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果暴  
漲爲橋渡軍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宋兵襲之軍遂敗士卒皆覆  
宜宗下詔誅全遣官招集潰軍各歸舊營面數訛可責之削官  
兩階爲定國軍節度同知元兵破城亦自殺 國安用名咬兒

淄州人形狀短小無鬚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盼自矜石州賊馮天羽衆數千據臨泉縣爲亂金帥府命將討捕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編修馬季良持詔勅金幣往招比至已先破賊柵殺二千餘人復走險安用等率五千餘人詣季良降就署孟州防禦同知以次遷擢有差仍分其衆于絳霍間又嘗歸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入徐降宿與邳州語在金王賓傳元將阿朮魯聞之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彼何人輒敢受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圖之奪其軍安用懼謀於其黨王德全反殺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妙真怒其叛已悉屠其家安用還邳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真自此淮上無寧歲矣未幾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

馬結盟誓歸于金安川無所歸送同德全劉安國託從宜衆僧  
奴自通於金奏安用兵力強盛材略可稱今以數州反正厥功  
甚大若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金遣近  
侍局直畏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拜爲開府儀同三  
司京東山東等路行省平章政事特封兗王賜號英烈戡難保  
節忠臣姓完顏附屬籍改名用安賜鍍金銀印世襲千戶御畫  
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彭王妃誥委招妙其用安  
出見使者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元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  
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元兵病死者衆頭領十七皆在京城若  
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  
言竟而起卽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謝金  
復遣二使賜以錢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弓矢封贈其父母妻

誥命及賜同盟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  
王德全劉安國十郡王宣世襲宜大信脾王免鵠帶過徐之日  
德全安國私說世英朝廷恩命豈宜山自川安吾二人乞就留  
郡王世襲二宜并玉帶用安間之大怒遂與有隙金將遷蔡川  
安遣人言六不可不若權幸山東富庶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  
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滌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  
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金以其言示宰臣奏用安反復本  
無匡輔志此必叅議張介等議之遂寢

介字介甫平州人正會  
大元年經義高科

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安國爲前鋒  
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二帥因前數懼爲所圖皆不  
聽節制用安怒令政與仙率兵三千假取糧爲名往襲徐宿旣  
至德全覺之就留封仙於獄殺之獨遣杜政出城用安愈怒乃

執桃園帥吳某并所遣溫特罕張哥輩九人皆斬之張哥臨刑大呼國咬兒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於汝辨於地下矣及安國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川安使人勅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還命于朝行至宿州西遇元兵不屈而死事聞金贈汝州防禦使時東方不知金問已八月天祐等出汴徽服間行至陳州粘葛奴申始立州事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至泰和縣令王義立縣纔五月官民見者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理卽謂天祐百姓見使者皆感動宜矯以聖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命集州民慰撫之明日乃往徐州旣而用安軍食不給來就糧宋陽許之卽改從宋衣冠私與朝使相親軍民多亡去

禁以嚴刑亦不能止元東平萬戶查剌將兵至漣水復降焉相  
從渡河趨蔡州仍用詭計再還漣水歸宋受浙東總管忠州團  
練使以其軍隸淮閫甲午正月元兵圍沛往救敗走徐州投水  
而死其尸爲怨家田福一軍斃食而盡宋贈順昌軍節度使官  
其子國典承節郎